

森林报

秋

经典彩绘版

JINGDIANCAIHUIBAN

[苏]维·比安基/著

周露/译写

田晓光/绘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森林报第 7 期候鸟离乡月——太阳史诗•九月 1
森林中的大事——发自森林的第四封电报 2
城市新闻 6
森林里的战争（续完） 10
集体农庄纪事 11
打猎 13
各地播报——无线电呼叫 14
打靶场——第七场比赛 17
森林报第 8 期储备粮食月——太阳史诗•十 18
森林中的大事 18
集体农庄纪事 27
城市新闻 29
打靶场——第八场比赛 32
森林报第 9 期冬客光临月——太阳史诗•十一月 33
森林中的大事 33
集体农庄纪事 39
城市新闻 41
打猎 42
打靶场 45
打靶场答案 45

森林报第 7 期候鸟离乡月——太阳史诗•九月

太阳史诗——九月

九月终日愁眉苦脸爱哭泣。天空开始经常皱眉头，风在吼叫。秋季第一月开始了。

秋天跟春天一样，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时间表，不过，恰恰相反，秋天的工作从空中开始。树叶在头顶上开始慢慢变黄、变红、变褐。一旦树叶得不到充足的阳光，立刻开始枯萎，很快失去了翠绿的色彩。在叶柄长在树枝上的地方，会形成一个衰老的带状物。即使在平静无风的日子里，树叶也会突然飘落：这儿落下一片黄色的桦树叶，那儿落下一片红色的白杨树叶，在空中轻轻飘漾着，静静地从地面滑过。

当你清晨醒来的时候，第一次看见了青草上的白霜， 你在日记里写道：“ 秋天开始了！ ”第一次降霜，总在黎明前。所以从这一天起，更准确地说，从这一夜起，从枝头飘落的枯叶越来越多，直到最后，刮起清扫树叶的西风，脱去森林全套华丽的夏装。

雨燕不见了踪影。家燕和其他在我们这儿过夏的候鸟，都在集结成群，夜里悄悄地踏上遥远的旅程。空中越来越空旷，水越来越凉，人们已经不想到河里去游泳了……

可是，突然，好像是对火红夏日的纪念，温暖干燥、晴朗无风的日子又回来了。细长的蜘蛛丝在宁静的空中飘荡，泛着银光…… 幼小的、新播下的农作物在田里欢快地闪耀。

“ 夏老婆子来了！ ”农民们微笑着说，兴奋地欣赏着生机勃勃的秋播作物。

森林里的居民们在为漫长的冬季做准备。未来的生命都安全地躲藏起来，把自己暖和地包裹起来。对这些生命的关怀照料中止了，一直要等到明年春天。

只有兔妈妈们怎么也不甘寂寞，不愿承认夏天已经过去，又生下了小兔子！这一批小兔被称为“落叶兔”。这时细柄的食用菇长出来了。夏季结束了。

候鸟离乡月到了。

又像春天时那样，发自森林的电报纷纷飞向编辑部：新闻时时有，大事天天见。又像候鸟返乡月时那样，鸟儿开始大迁移，只不过这一回是从北往南飞。

秋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森林中的大事——发自森林的第四封电报

那些身穿艳丽的五彩华服的鸣禽都不见了。因为它们是半夜起飞的，我们没看见它们上路时的情况。

许多鸟儿更喜欢在夜间飞行，因为这样安全些。在黑暗中，游隼（鸟纲，隼科。头部及颈侧羽毛色黑、微蓝，并贯以黑纹。性凶猛，飞行迅速，捕食野鸭等，故又被称为“鸭虎”。）、老鹰和其他猛禽不会攻击它们。这些猛禽都从森林里飞了出来，正在半路上恭候着！在漆黑的深夜，候鸟也能找到飞往南方的航路。

野鸭、潜鸭、大雁和鹬等水禽一群群地出现在海上长途飞行航线上。这些长着翅膀的旅客在春天休息过的地方休息。

森林里的树叶在变黄。兔妈妈又生下六只小兔子。这是今年最后一窝小兔了。人们把它们叫做落叶兔。

不知道是谁， 每天夜里在海湾内的淤泥岸上，画了一些小十字。这些小十字和小点子布满淤泥岸。我们在小海湾的岸边搭了一个小棚子，想偷偷看个明白：是谁在那儿淘气。

透明的早晨

9 月 15 日，秋老虎的天气。我像平时一样，一大早来到花园里。

我走到外面， 只见天空高远纯净。空气有点凉丝丝的，银色的细蜘蛛网遍布在乔木、灌木和青草间。珍珠般的小露珠挂在纤细的蜘蛛丝上。每张蜘蛛网当中，有一只小蜘蛛。

在两棵小枞树的树枝间，一只小蜘蛛织了一张银色的网。这网被露水映衬着，如同玻璃做的一般，好像一碰就会叮当碎掉。蜘蛛缩成个细小的球，呆立不动。苍蝇还没飞出来，所以它正好睡觉。

也许它已经冻僵了、冻死了吧？我用小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小蜘蛛。

小蜘蛛没有反抗，仿佛死了一般，像一颗小石子似的滚落到地上。但是它刚一掉到地上的草里，就立刻跳起来逃走了，并躲了起来。

好一个伪装者！

不知它还回不回到这网上来？它还找得到这张网吗？还是将另织一张新网？为了织一张蜘蛛网，它得花费多少精力呀！得跑前跑后、打结子、绕圈子，得花费多少心血呀！

小露珠在纤细的小草梢上颤动，仿佛细长睫毛上的晶莹的泪珠。它们闪烁着，散发着喜气。路旁最后几朵小野菊花，低垂着花瓣做的裙子，等待着阳光的眷顾。

和蜘蛛网映成银色的小草，或是夏天从未见过的湛蓝湛蓝的小河，都是如此的漂亮华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我所能找到的最丑陋的物件，是一棵湿漉漉的蒲公英和一只毛茸茸的灰蛾。蒲公英已经残缺不全，绒毛粘在一起。灰蛾的脑袋被鸟儿啄得千疮百孔。而夏天的时候，蒲公英的头发是多么蓬松啊，头上还戴过成千上万顶小降落伞呢！灰蛾也曾经是毛蓬蓬的，脑袋光滑干燥！

我怜惜地把灰蛾放在蒲公英上，把它们久久地握在手里。太阳已升到森林上空，正好可以照到它们。灰蛾和蒲公英都是冰冰冷、湿漉漉的，气若游丝。后来它们慢慢地苏醒过来。蒲公英头上粘在一起的灰色小降落伞晒干了，变得白乎乎、轻飘飘的，并且竖了起来；灰蛾的翅膀恢复了活力，变成了毛蓬蓬的青烟色。这两个可怜巴巴的、身体残疾的丑八怪也变得漂亮了。

一只黑琴鸡在森林附近低声嘟哝。

我朝灌木丛走去，想从灌木丛后偷偷走近它，看它在秋天怎样悄悄地喃喃自语和“ 契勿，契勿”地叫唤，回忆起春天那些游戏。

可我刚走到灌木丛前，黑琴鸡就噗的一声，紧挨着我的脚飞了起来，声音响得使我打了个寒战。

原来它就在我身旁。我还以为它离得很远呢！

这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鹤鸣声，

像吹喇叭似的。一群鹤在森林上空飞过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它们正在离开我们……

——发自森林记者维利卡

林中巨人的鏖战

傍晚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从森林里传来短暂的、喑哑的吼叫声。林中巨人——长着犄角的大公麋鹿从密林里走了出来。它们用发自肺腑的喑哑的吼声向对手挑战。

斗士们在林中空地上相遇。它们用蹄子刨着地，令人生畏地摇晃着沉重的犄角。它们的双眼布满血丝，低下长着大犄角的头，相互猛扑。犄角噼里啪啦地相撞，钩在一起。它们用巨大身躯的全部重量猛撞对方，竭力想扭断对方的脖子。

它们分开来、又冲上去，一会儿把身子弯到地，一会儿又用后腿立起来，用犄角相互猛撞。

笨重的犄角相撞的咚咚声在森林里轰鸣。难怪人们把公麋鹿叫做犁角兽：它们的犄角像犁似的又大又宽。

战败的公麋鹿，有的慌忙逃离战场； 有的受到可怕的大犄角的致命撞击，扭断了脖子，血淋淋地倒在地上。获胜的公麋鹿，用锋利的蹄子践踏对方。

于是，雄壮的吼声又响彻森林，犁角兽吹起胜利的号角。

一只没有犄角的母麋鹿在森林深处等待它。获胜的公麋鹿成了这一带的主人。

它不容许任何一只其他公麋鹿踏入它的领地。它甚至不能容忍年轻的小麋鹿，把它们也撵走了。

它那雷鸣般嘶哑的吼声，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
上路啦

每天夜里，都有一批长着翅膀的旅客出发上路。跟春天时大不相同，它们不慌不忙地静悄悄地飞着，停歇的时间很长。看得出，它们不愿意离开家乡。

候鸟飞走的次序跟飞来时正好相反：色彩艳丽的、五彩缤纷的鸟儿先飞走；春天第一批飞来的燕雀、百灵和鸥鸟最后飞走。有许多鸟

让年轻的先飞。燕雀（亦称“花鸡”“花雀”。体长约 16 厘米。嘴黄色，尖端微黑。尾羽黑色，最外侧的一对尾羽部分带白色。以昆虫和种子为食。繁殖在亚欧大陆北部，迁徙时多经中国东部，到华南一带过冬。）是雌的比雄的先飞。体格健壮、耐受力强的鸟儿，逗留得久一些。

大多数鸟儿直接往南飞：飞向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，飞向地中海和非洲。有些鸟儿往东飞：经过乌拉尔，经过西伯利亚，飞往印度；有的甚至飞往美国。几千公里的路程，在它们的脚下一闪而过。

秋天的蘑菇

现在森林里光秃秃、湿漉漉的，散发着烂树叶的味道，一片凄凉！唯一能给人带来快乐的，是一种蜜环菌，让人看了心情愉快。它们有的一堆堆地长在树墩上，有的爬上了树干，有的分布在地上，仿佛离群索居似的。

看着让人高兴，采起来也痛快。即使光采菇帽，专挑好的采，几分钟就可以采满一小篮。

小蜜环菌长得挺好看：菇帽绷得紧紧的，像小孩头上戴的无边帽，下面围着一条白色的小围巾。几天后，帽子边会往上翘，变成一顶名副其实的帽子；围巾将变成领子。

整个菇帽上长着烟丝般的鱼鳞片。它是什么颜色的？很难说准确，总之是一种叫人很愉悦的、宁静的浅褐色。小蜜环菌的菇帽下的菇褶是白色的，老蜜环菌的是淡黄的。

你可曾发现：当老菇帽渐渐遮住小菇帽的时候，小菇帽上仿佛扑了一层粉。你想：“ 难道它们发霉了？”可是马上你会想起：“ 这就是孢子呀！” 是的，这是老菇帽撒下来的孢子。

假如你想吃蜜环菌，一定得了解它们的特征。市场上常常把毒菇当做蜜环菌。毒菇与蜜环菌长得很像，也长在树墩上。不过，毒菇的菇帽下没有领子，菇帽上没有鳞片，菇帽的颜色是鲜艳的黄色或粉红色，帽褶是黄色或浅绿色。毒菇的孢子是发黑的。——发自尼•米•芭芙洛娃发自森林的第五封电报

我们在观察，究竟是谁在海湾沿岸的淤泥地上，画了小十字和小点子。

原来是滨鹬。

布满淤泥的小海湾是滨鹬的小饭店。它们在这儿歇歇脚，吃点东西。它们迈着长腿在柔软的淤泥上走来走去，留下许多三只脚趾分得很开的脚印。它们把长嘴插到淤泥里，从里面拖出小虫当早饭，这时就留下了小点子。

我们抓到一只鹳。整个夏天它都待在我家房顶上。我们把一个很轻的铝制金属环套在它脚上，环上刻着一行字：Moskwa，Omitolog.Komitet, A.NO.195（莫斯科，鸟类学研究委员会，A 组第 195 号）。然后，我们放掉了这只鹳，让它带着环飞走了。要是有人在它过冬的地方抓住它，我们就可以从报上得知，我们这地区的鹳在什么地方过冬。

森林里的树叶已经染成了五颜六色，开始往下掉。——发自本报特约记者

城市新闻

夜的惊恐

在市郊，几乎每夜都惊恐不安。

人们听见院子里的喧闹声，就从床上跳起来，把头探出窗外。怎么啦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
在楼下，在院子里，家禽大声地扑腾着翅膀，鹅“咯咯”地叫，鸭子“呷呷”地吵。难道是黄鼠狼来吃它们了，或者是狐狸钻进了院子？

可是，在石砌的围墙里，在房子的铁门里面，哪来的狐狸和黄鼠狼？

主人们巡视了院子，检查了家禽栏。一切正常。什么也没看见。谁也不可能钻进这带有坚固门锁和门闩的院子里来。也许只不过是家禽做了个噩梦吧！瞧，它们现在不是已经安静下来了嘛。

人们爬上床，安心睡觉。

可是过了一个小时，又“咯咯咯”、“ 呷呷呷”地吵起来。惊恐喧闹，乱作一团。怎么回事？又出了什么事？

请打开窗户，屏息静听吧！在黑沉沉的天空上，星星闪着金光。寂静无声。

可是，似乎有一道不可捉摸的黑影，在上空掠过，一个接一个，遮住了天上的金色星星。响起一阵轻轻的、断断续续的啸声。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，从高高的夜空中传来。

家鸭和家鹅立刻醒了过来。这些鸟儿好像早已忘却了自由，此刻却由于莫名的冲动，不停地扇动着翅膀。它们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悲苦地叫呀，叫呀。

它们那些自由的野姊妹们，从黑暗的高空用召唤回应着它们。一群又一群长着翅膀的旅行家，正从石头房子、铁房顶上空飞过。野鸭的翅膀发出“ 扑扑”的声音。大雁和雪雁轻轻地你呼我应：

“咯！咯！咯！ 上路吧！ 上路吧！远离寒冷！远离饥饿！ 上路吧！ 上路吧！”

候鸟清脆的“ 咯咯”声消失在远处。而那些早已忘记飞翔的家鸭和家鹅，却还在石头院子的深处辗转反侧。

发自森林的第六封电报

寒冷的早霜降临了。

有些灌木的叶子，如同被刀削过了一般。树叶雨点似的纷纷飘落。

蝴蝶、苍蝇和甲虫都躲了起来。

候鸟中的鸣禽，急匆匆地飞过一片片丛林和小树林。它们已经感到了饥饿。

只有鹀鸟（体长一般为 23 至 28 厘米。羽毛多呈淡褐色或黑色，常杂以白、灰、赭或栗壳等色。为陆栖林鸟，常在田圃或疏林间地面上觅食。是农林益鸟。）

不抱怨缺少吃的。它们成群结队地扑向一串串熟透的山梨。

寒风在光秃秃的树林里呼啸。树木都在沉睡中。森林里再也听不见鸟儿的歌唱了。——发自本报特约记者

山鼠

我们挑选马铃薯的时候，突然有样东西从牲畜栏的地下“ 沙沙”地往外钻。后来一只狗跑了过来，在这附近蹲下，开始用鼻子闻。可那小兽还在“ 沙沙”地往外钻。狗开始刨坑，一边刨，一边“ 汪汪”地叫，因为那小兽正朝着它这个方向钻。狗先挖了个小坑，可以看见小兽的头顶。接着，狗又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小兽拖了出来。小兽不停地咬它。狗把小兽扔了出去，大声吠叫起来。小兽像小猫那么大，灰蓝色的毛，夹杂着黄、黑、白三色。我们把这种小动物叫做山鼠。

喜鹊

春天，几个农村孩子捣毁了一只喜鹊窠。我从他们那里买来一只小喜鹊。只过了一天一夜，它就驯服了。第二天，它已经敢从我手里吃东西、喝水了。我们管它叫“ 女巫师”。它听惯了这个绰号，我们一叫，它就答应。

喜鹊的翅膀长齐了以后，老喜欢飞到门上去，站在门上面。在门对面的厨房里，摆着一张带活动抽屉的桌子。抽屉里总放着一些食物。有时候，我们刚拉开抽屉，喜鹊就从门上飞下来，钻进抽屉里，飞快地啄着那里面的东西。把它拖出来的时候，它还唧唧喳喳地叫着不肯出来。

我去提水的时候，只要喊一声：“‘ 女巫师’，跟我走！ ”它就落到我的肩上,跟我走了。

我们吃茶点的时候，喜鹊总是第一个忙碌起来：抓糖，抓面包，有时候还把爪子伸进了滚烫的牛奶里。但是最可笑的，是我到菜园里给胡萝卜地除草的时候。

“ 女巫师”先蹲在菜垅上看我怎么干，然后也开始拔菜垅上的草，照我的样子把绿茎拔起来，放到一堆。它是在帮我除草呢！

不过，它弄不清应该拔什么，总是把杂草和胡萝卜一起拔出来。真是个好助手啊！

——发自森林记者薇拉•米赫耶娃

躲起来……

天变冷了，天真冷！

美丽的夏天过去了……

血液冻得快要凝住了，懒得动弹。总想打瞌睡。

长着尾巴的蝾螈（两栖动物，外形像蜥蜴，头扁，表皮粗糙，背面黑色，腹面红黄色，四肢短，尾侧扁。生活在水中，卵生，以小动物为食。），整个夏天都住在池塘里，一次也没出来过。现在它爬上岸，慢慢地爬到树林里。它找到一个腐烂的树墩，钻到树皮下，在里面缩成一团。

青蛙恰恰相反：它们从岸上跳进池塘，沉到池底，深深地钻进淤泥里。蛇和蜥蜴躲到树根底下，把身子藏在暖和的苔藓里。鱼儿成群结队地挤到河流的深处，水底的深坑里。

蝴蝶、苍蝇、蚊虫和甲虫都钻到树皮和墙壁的裂口和细缝里，藏了起来。蚂蚁堵住了全部的大门，堵住了高城里一百个城门的出入口。它们钻进高城的最深处，在那里挤作一团，彼此紧紧地挨在一起，一动也不动地睡着了。

忍饥挨饿的时候到了！忍饥挨饿的时候到了！

属于热血动物的飞禽走兽倒不太怕冷。只要有东西吃就可以。

每当它们吃下东西，就好比体内生起了一盆火。可是，饥饿总是伴随着寒冷一道降临。

蝴蝶、苍蝇和蚊虫都藏起来了。蝙蝠也没东西可吃了。它们躲在树洞、石穴、岩缝里和阁楼的屋顶下面，用后脚爪钩住一样东西，头朝下倒挂着。它们用翅膀遮住身体，好比披了一件风衣似的，就这样入睡了。

青蛙、癞蛤蟆、蜥蜴、蛇和蜗牛全部躲了起来。刺猬躲进树根下的草窠里。獾也很少出洞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森林里的战争（续完）

我们记者找到这么一块地方，在那里，林木种族间的鏖战已经结束。

那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旅行刚开始时到过的枞树国。

以下是他们采访到的关于这场残酷战争的结束情况。

大批的枞树死于跟白桦、白杨的肉搏战。不过最终还是枞树胜利了。

它们比敌人年轻。白桦和白杨的寿命比枞树短。年老体弱的白桦和白杨不能再像敌人那样迅速地生长。枞树长得比它们高了，把可怕的毛烘烘的大手掌伸到它们头上，于是喜爱阳光的阔叶树开始枯萎。

枞树却一直在长大、长高，它们的树荫越来越密。树下的地窖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暗。在地窖里，贪婪的苔藓、地衣、小蠹虫和木蠹蛾在等待着战败者；在那里，缓慢的死亡在等待着战败者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。

离人们砍光原来那片阴森森的老枞树林，已经过去了一百年。抢夺那块空地的战斗也持续了一百年。现在，在老地方，又矗立着同样一座阴沉沉的老枞树林。

老枞树林里，既听不见鸟儿歌唱，也看不见快乐的小野兽落户。各种各样偶然出现的绿色小植物，都逐渐枯萎，很快死在阴沉沉的枞树国。

冬天来了。每年冬天，林木种族都休战一段时间。树木入睡了。它们睡得比洞里的狗熊还香。睡得仿佛死去了一般。树液在树干里停止了流动，它们不吃，也不再生长，只是昏沉沉地呼吸着。

仔细听听，寂静无声。

定睛瞧瞧，这是个布满战士尸体的战场。

我们的记者得知：今年冬天，这片巨大的、阴沉沉的枞树林将被砍掉。按计划，将在这里采伐木材。

明年，一片新的荒漠—— 采伐迹地将在这里出现。林木种族将开始新的战斗。

但是，这次我们将不再允许枞树获胜。我们将干预这场可怕的、连绵不绝的战争，把这里从未见过的新林木种族，移植到砍伐迹地上来。我们将关注它们的成长。要是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将在树篷顶上砍几扇天窗，让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。

那时，鸟儿一年四季都将在这里给我们吟唱欢快的歌曲。

集体农庄纪事

采集种子

在九月份，很多乔木和灌木都结了种子和果实。这时候应该尽可能多地采集种子，把它们种在苗圃里，或者用来绿化运河和新池塘。

绝大多数的乔木和灌木种子，最好在它们完全成熟之前，或者在它们刚刚成熟的时候，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完。特别是尖叶槭树、橡树和西伯利亚落叶松的种子，采起来一刻也不能耽搁。

九月份开始采集下列树木种子：苹果树、野梨树、西伯利亚苹果树、红接骨木树、皂荚树、雪球花树、马栗树、欧洲板栗树、榛树、狭叶胡秃子树、沙棘树（落叶灌木或小乔木。枝条灰色，常有刺。雌雄异株，花极小，带黄色。果实橙黄色，可做牲畜饲料。因为生长不择土壤，所以可以用作固沙植物。）、丁香树、乌荆子树和野蔷薇。同时，也采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常见的山茱萸树的种子。

我们的想法

现在，我们全国人民都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美好事业：植树造林。

春天时，我们庆贺“ 植树节”。这一天，变成了真正的造林日。我们在集体农庄池塘四周栽上了树苗，免得太阳把池塘水晒干。为了加固陡峭的河岸，我们在河岸上栽了树苗。我们还把学校的运动场绿化了。这些树苗都成活了，在夏天里长高了许多。

现在，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。

冬天，大雪掩埋了田里所有的道路。每年冬天，都不得不砍掉一大片枞树林，用枞树挡住村道，免得它们被雪掩埋；有的地方，还得树立路标，免得行人在暴风雪中迷路，陷在雪堆里。

我们想：为什么每年要砍掉那么多小枞树呢？还不如在道路两旁栽上活的小枞树，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了。让小枞树自己快快生长、保护道路不被大雪掩埋，并且成为路标吧！

我们说干就干。

我们在森林边挖出许多小枞树，用筐子运到道路两旁。

我们常常给小枞树浇水， 这些小树在新居里开始快乐地成长。——发自森林记者万尼亚•扎米亚其

精挑细选母鸡

昨天，在突击队员集体农庄的养禽场里，人们在挑选最佳母鸡。先用木板小心翼翼地把母鸡赶到一个角落里，然后抓住它们，交给专家一只一只地鉴别。

瞧，专家的手里抓着一只长嘴、身材细高的母鸡，小小的鸡冠颜色暗淡，两只眼睛似睁非睁，显得傻乎乎的，仿佛在问：“ 干吗打扰我呀？”

专家放回了这只母鸡，说：“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母鸡。”

后来，专家的手里抓着一只短嘴大眼睛的小母鸡。它的头很宽，鲜红的鸡冠子歪在一边。两只眼睛闪着亮光。母鸡一面拼命挣扎，一面乱叫：“ 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赶我，别抓我，别干扰我！你自己不吃蚯蚓，还不让别人挖！”

“ 这只挺好！ ”专家说，“ 这只会给我们下蛋的。”原来母鸡也要活泼乐观、精力旺盛，才能下好多蛋。——发自尼•米•芭芙洛娃

乔迁之喜与改名之喜

小鲤鱼们搬了新家改了名。春天的时候，它们的妈妈在小池塘里产下卵。从卵里孵出七十万条鱼苗。这个池塘里没有其他住户，就住着这一大家子：七十万个兄弟姊妹。可是一周半之后，它们就觉得拥挤了，因此搬到了夏季的大池塘里住。鱼苗在池塘里长大了，快到秋天的时候就不再叫做鱼苗，而叫做鲤鱼了。

现在，小鲤鱼正打算搬到冬季的池塘里住。过了冬天，它们就满一周岁了。

——发自尼•米•芭芙洛娃

“请君入瓮”

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养蜂员这么说。

那天，因为天冷，蜜蜂都待在蜂房里。这是黄蜂强盗们等待已久的良机。它们飞到养蜂场里，想偷蜂房里的蜂蜜。可是，没等它们飞到蜂房，就闻到香甜的蜂蜜味，看到养蜂场上摆着好几个装着蜂蜜水的瓶子。这时，黄蜂改变了到蜂房里偷蜂蜜的想法。大概它们觉得从瓶子里偷蜂蜜，比较文明，而且不像从蜂房里偷那么危险。

它们钻进瓶子里试一试，结果就上了当，溺死在蜂蜜水里了。——发自尼•米•芭芙洛娃

打猎

六条腿的马

雁在田里觅食。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吃草，哨兵们站在四周。不论是人或狗，它们都不让靠近。

马儿在远处的田野里走来走去。雁不怕它们。谁都知道，马是一种温和的草食动物，不会侵犯飞禽。有一匹马一面捡着又短又硬的残穗吃，一面渐渐靠近雁群。没关系：即使它走到跟前，也来得及飞走。

这匹马真怪：它有六条腿。真是个怪物…… 其中四条腿是常见的马腿，另两条腿穿着长裤。

担任哨兵的雁，“ 咯咯咯”地叫起来发出警报。群雁从地上抬起头来。

那匹马慢腾腾地走过来了。

哨兵展开翅膀，飞过去侦察。

它从空中看见，有个人躲在马后面，手里还端着一支枪呢。

“ 咯咯咯！咯咯咯！快逃呀！ ”侦察员发出逃跑的信号。群雁连忙展开翅膀，艰难地飞离了地面。

垂头丧气的猎人，在它们后面连开两枪。可是它们早已飞远了，霰弹没有打到它们。

雁群得救了。

应战

每天晚上这个时候，麋鹿嘹亮的战斗的号角声在森林里响起。

“凡是不怕死的，都出来干一战吧！”

一只老麋鹿从长满苔藓的兽穴里站起来。它那宽阔的犄角分成十三支，身高约两米，体重约四百公斤。

谁胆敢挑战这林中第一壮士呢？

老麋鹿把笨重的蹄子，重重地踏在湿漉漉的苔藓上，把挡路的小树枝都踩断了，怒气冲天地赶过去应战。

又传来了对手战斗的号角声。

老麋鹿用可怕的吼声应答。这吼声慑人心肺，一群琴鸡吓得扑扑地从白桦树上掉了下来，胆小的兔子惊慌失措地从地上一蹿老高，拼命逃到密林里。

“ 看谁敢……”

麋鹿的双眼充血，慌不择路地向敌人冲过去。密林逐渐变疏，它冲到了一片林中空地…… 原来在这里啊！

它从树后猛地冲上前去，想用犄角撞敌人，用身体的重量压垮敌人，再用锋利的蹄子把敌人踩个稀巴烂。

直到砰的一声枪响，老麋鹿才看见，有个拿枪的人躲在树后面，腰上还挂着一只大喇叭。

老麋鹿慌忙往密林里逃， 它身上的伤口不住地流着血，身子虚弱得直摇晃。

各地播报——无线电呼叫

请注意！请注意！

这里是列宁格勒《森林报》编辑部。

今天，9 月 22 日，是秋分日。我们继续用无线电播报祖国各地的情况。

冻原带和原始森林、草原和海洋，请注意！

请你们讲讲，现在你们那里秋天的情形。

喂！喂！这里是雅马尔半岛冻原带

我们这儿一切都结束了。再也听不见岩石上鸟儿的叫声和啸声，夏天那里曾经是热闹的鸟市。小巧玲珑的鸣禽飞离了我们，雁、野鸭、鸥和乌鸦也都飞走了。一片寂静。只偶尔传来一阵令人惊悚的骨头相撞的声音，那是雄鹿在用角相撞。

清晨的严寒，早在八月份就开始了。现在水面都被冰封了。捕鱼的帆船和机动船，早就开走了。轮船晚走了几天，结果给封住了。现在笨重的破冰船正在坚硬的冰原上，艰难地为它们开辟航道。

白天越来越短。长夜漫漫，黑暗寒冷。白色的苍蝇在空中飞舞着。

这里是乌拉尔原始森林

我们正忙着迎送客人，迎来送往。我们在迎接从北方、从冻原带飞到我们这里来的鸣禽、野鸭和雁。它们只是路过我们这里，逗留的时间不长：今天飞来一群鸟，歇歇脚，吃点东西；假如明天你再去看，它们已经不见了。半夜里，它们从容不迫地往远方飞去了。

我们正在送走在本地度夏的鸟儿。我们这儿的大部分候鸟，已经踏上了遥远的秋天的旅程，去追寻那远离的阳光，到温暖的地方去过冬。

风从白桦树、白杨树和花楸树上扯下枯黄发红的叶子。落叶松变得金灿灿的，柔软的针叶变粗糙了；每天晚上，一些来自原始森林的长着胡子的、身材魁梧的雄松鸡，飞到落叶松的树枝上。它们通体乌黑，蹲在色彩柔和的金黄色针叶间，啃着树叶，填饱肚子。榛鸡在黑黝黝的枞树上尖声呼啸。出现了许多红胸脯的雄灰雀和淡灰色的雌灰雀、深红色的松雀、红脑袋的朱顶雀和角百灵。这些鸟也是从北方飞来的，但是它们不再往南飞了。它们觉得待在这里挺舒服。

田野荒芜了，在晴朗的日子里，细长的蜘蛛丝被微风吹拂着，在田野的上空飞舞。偶尔能见到最后一批盛开着的三色堇。在桃叶卫矛的灌木丛上，许多美丽的小果实颜色鲜红，如同中国的小灯笼。

我们就要掘完马铃薯了，正在菜地里收割最后一批蔬菜—— 卷心菜。我们给地窖装满了过冬的蔬菜。我们还去原始森林采集杉松的坚果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